

順興安氏保宥錄序

保宥何謂也為安文成公後裔世世當宥得免於
軍役者也晦軒先生當於麗季禪釋蜂午道義湮
息慨然以興起斯文為己任沿求乎聖賢性理之
源至模為晦菴畫像掛諸壁上常存景慕興學設
教一洗三韓舊染周慎齋所謂若益齋圃隱諸公
皆餘派所漸逮我本朝禮樂教化已覺與三代
並隆天理之復明文風之大興其誰之力也如先
生真可謂東方道學之祖雖以薛弘儒崔文昌之
賢尚不得議其彷彿繼往開來功存聖廟惟我

祖宗朝優其子孫者乃所以尊賢也尊賢卽所以尊
聖也因三大臣之獻議我聖上特降恩旨申明
列聖朝成憲於是平安氏之門永有賴焉余竊以爲
聖上一言而三美具焉篤重道之心一美也遵先
王之法二美也寧踈軍政而保賢者之後三美也
惟茲聖德秉史筆者固當大書特書不一書之
而以詔來許奚待安氏一家之什襲而後始克昭
垂也抑金化使君君子人也爲此錄而備述其顛
末者豈但使其後裔恃此而無憂哉蓋將以勗後
人而無忝者也亦所以感國恩而圖報者也此

錄之傳怠于學忽于報國者非惟便君之本意
先生之靈亦痛恨於冥冥之中矣為其子孫者敢
不自勉哉使君名應昌曾於追遠錄詳焉完山後
人領議政李景奭謹序

書安氏子孫保宥錄後

大君師傳安君應昌甫持一文字示余略曰國
家以吾先祖先文成公有功於斯文俾其子孫勿做
軍民而載在令甲垂數百年矣逮改紀之初有司
建議更張議論崢嶸會有䟽陳
祖宗朝故事者詢諸大臣亦皆聯名以進有司之請

遂謫焉茲不但安氏子孫百世永賴 祖宗教命
不墜于地是誰之力歟將以 祖宗朝教旨及議
稿剗刷而行之以永寵綏之章子盍以一言識其
顛末余竊按有司之 啓大臣之議或以法厲或
以德懷雖群聖之後裔尚不免充安氏子孫安可
獨免之語核而近理寧失若干軍民不欲勵崇儒
重道之義意即為 國家深長之慮也以 國體
言之得一姓為微輸而毀 祖宗之成命崇獎之
令典較得失為如何哉然皆

聖上體 祖宗之心睿斷久已定於上矣噫安氏子

孫不可徒恃寬假之恩惕念有司之言修天爵
克紹文成之遺緒則有司亦非厲安氏者也其庶
勗之歲舍癸未仲秋上院東陽尉申翊聖謹書

安氏保宥錄續序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
得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而
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兵可去也食可去也信
不可去也故子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
之國家不可無信也亦明矣然兵不足食不足
而國家失信於民與車之無輓無軌者無以異

也文成公當王民事佛之時獨尊孔子以家財購
古祭器及金石絲竹之樂始建國學圖先聖先
師之像率弟子行釋菜禮及既卒從祭國學

永樂中

恭定大王教曰文成公安裕有大功於國學其子
若孫雖微賤毋保兵伍蓋先王一言之信垂於
百世然郡縣募民精壯以為兵而安氏不能免焉
是兵重於信也今編民或出布縷或出粟米以給
兵食而安氏又不能免焉是食重於信也夫兵重
於信則惡得而去兵也食重於信則惡得而去食

也兵與食既不可去則 國家昭明之信又惡得
而守之百世也師傳安君應昌輯

恭定以來凡教條之保安氏者作保宥錄行於時安
君之意蓋欲使郡縣之臣守 先王昭垂之信而
無所墜也夫無其觀而能成大車者未之有也無
其軌而能成小車者亦未之有也兵與食雖曰不
是如之何其墜 先王之信也余讀斯錄而哀其
志遂為序以諷郡縣

庚辰二月 日藝文館提學黃景源謹序

嘉慶八年癸亥陽月 日

今上朝受教判下後新刊保宥錄

新刊保宥錄
卷之四
保宥錄